



AI 迷航

如果人工智能失去控制，世界将会怎样？

翻开本书，带你进入一个机器觉醒、伦理混乱、文明重构的人机共存新世界

2

复活爱因斯坦

肖遥 著
科幻悬疑小说

AI 逃航

2

复活爱因斯坦

肖遥 著
科幻悬疑小说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I 迷航. 2, 复活爱因斯坦 / 肖遥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11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ISBN 978-7-5321-6879-8

I. ① A… II. ①肖…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7454 号

责任编辑: 毛静彦

特邀编辑: 侯言言

封面设计: 蒋咪咪

插画设计: 蒋俊毅

AI迷航. 2, 复活爱因斯坦

肖遥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7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80毫米×990毫米 1/16 16印张 字数 225千字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6879-8/I.5488

定价: 4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拼图大陆	007
第二章 基因复活	033
第三章 活体冬眠	062
第四章 恐怖梦游	088
第五章 草原追踪	114
第六章 死亡倒数	134
第七章 战斗机器	152
第八章 空中返航	179
第九章 回到祖国	196
第十章 人类公敌	214

楔子

“叮……”

引磬悠扬，在漆黑的山洞中回响。

入定老和尚的眉毛动了动，紧接着胡须又颤了颤，脖子微晃，眼皮缓缓睁开。

“大吉师父！”索南扑腾跪在和尚面前。

和尚的目光只在这个叫索南的男孩头顶稍作停留，便盯着他身后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她十四五岁的年纪，披着一件紫色的藏袍，白皙的皮肤被火光映得粉扑扑的，显然不是个本地孩子。

“你来啦。”和尚的声音苍老。

女孩歪了歪脑袋：“你认得我？”

和尚笑了，脸上肌肉僵硬，看起来和枯木相似，他笑着指向身后的石门：“无心非人当开启，拯救灭世之门扉。”

“无心非人……这谶语说的无心非人是樱子菩萨，她怎么能是非人呢？”索南的目光在女孩身上来回移动，“天龙夜叉鸠盘荼，乃至人与非人等……哎？对了，樱子菩萨是天人呐，天人也算非人！难怪，我就知道你是天女！”

“我不是天女。”

“那天我在神山之下祈祷观音菩萨救奶奶的命，刚念完十万遍观音心咒，就见你从神山上走了下来，当时你只穿着白色的裙子，那山顶多冷啊，纵然是雪山狮子的皮毛也扛不住的严寒，你竟然……天呐！”索南不可思议地叹道，“你在此住了二十七天，不吃也不喝，每天只是安静的坐着——这不就是成就者吗？耳吉师父也说，连他打坐的功夫也不如你。”

樱子摇了摇头，没有理会索南，而是看向了和尚身后的石门。石门约莫五米高度，共有两扇，组合起来宽约三米。石门上布满了鸟与蛇为主的图案组成的花纹。

和尚叹了口气：“千年以来，没有人打开这扇石门。”

索南惊道：“千年？这寺庙有一千年的历史？”

和尚摇了摇头，“寺庙不过百年，可这石门，却在千年，呵呵，恐怕要以万年计了。这门上的文字说道，创造这圣殿的文明，来自于东方遥远的海洋。他们的陆地，毁于一场突然而来的大洪水，幸存的人乘着大船从不同地方登陆，最终到这座神山下汇合，再造他们的家园，留下了这座神殿。”

“文字有没有提到，这神殿里有什么？”

“它说，神殿之门在下一次人类浩劫的时候才会开启，到时候会有饿不死的人，连续行走七个日夜，到神山的中心，去寻找如何逆转人类灭亡命运的钥匙。”

索南道：“这真的可信吗？几千年、几万年前的人，又如何知道人类今日的处境？”

和尚指着门板上方一条环形的蛇道：“永恒没有终结，也没有开始，时间和空间，都是圆形。开始就是结束，结束也是开始。”和尚又指着怪蛇下方的一团密密麻麻的图案，“这里的符号说，进入大门后，行走七日七夜的距离，就会见到不祥之镜……或者是灾难之镜……嗯，先人们认为它不祥，所以将其封存在山神的心中，大概指的是神山的中心。”

“不祥之镜又是什么？”

“他们的文字记载，通过这镜子，能够了解到未来必然会发生之事。”

樱子接道：“既然都能知道未来发生什么，又为何躲不过淹没他们家园的灾难？”

“你的问题，也曾是我的问题，但随着象形文字和图案的逐渐破解，我大致了解了他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和尚将火把插入石孔，“他们有解读不祥之镜的先知，先知的确通过这神秘镜子提示的灾难给人们做过预警，虽然帮人们暂时躲过了灾难，可历史也随之改变，数次之后，先知们忽然发现，本来要传世万代的大陆，即将在一场巨大的灾难中毁灭，这都是他们躲避前面的小灾，累积成的大难。为了种族的延续，先知们保守了这个秘密，几千万人的国度，只有小部分人知道将有灾难降临。逃出来的人不足千分之一，他们漂洋过海，幸存者在神山下汇合。但是，逃亡也算是破坏了不祥之镜的预言，所以逃出来的人也迟早难免一死。后来，为了拯救最后的人类，先知们做出决定，以神山为中心，将人类分成四部分，各向东西南北方向寻求生存空间，他们认为，只要人类不聚在一起，灾难就不会彻底毁灭人类。他们还相约，分离之后的人类，不再说同一种语言，不再使用同一种文字，这样便不再是同一种民族……”他长叹一声，“先知们是正确的，人类的命运又延续了数万年，直到今天，然而，我们是否能躲过这次劫难呢……”

樱子听完这个故事，淡淡的说出三个字：“通天塔。”

“那又是什么？”索南问道，他觉得在这仙女和上师面前，自己已然是一头无知的牦牛。

樱子道：“《圣经》说，曾经的人类，讲着同一种语言，他们联合起来兴建一座能通往天堂的高塔，此举引起了上帝的恐惧，他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人类之间不能沟通，修建通天塔的计划因此失败，人类各散东西，这座神山便可能是圣经中的通天塔。”

大吉微微一笑，“神话故事往往是真实的历史。石门上的文字也如是记载，人们变乱语言，只为了逃避上天的惩罚。”

索南像个成年人一般长叹一声道：“难怪一些逃难来此的自由民认为神山是世界的中心，原来有这样一番缘故。”

大吉道：“对史前文明的追寻，除了考古，就只有神话和史诗了。在我入定之前的三十年，太平洋考古有了对沉没姆大陆的发现，彻底颠覆了人类文明史，一个人类文明发源于太平洋的观点，逐渐取代了西方人创造的文明源于埃及和中东一说，这些发现与理论，也让我对神山的研究信心大增。后来，我又发现，当年的先知们，其实给后人留下了不少预言诗，以帮助前往世界各地重建文明的人类，尽可能避开末世的灾难。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少预言已经随着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融合，失去了本来面目，但还是有些只言片语，让我们能够一窥末世之状。”

“那你发现了什么？”

大吉说道：“在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里，曾记载着一场核武器战争，很多人认为它描述的是一场史前战争，但据我考证，这也是先知们对末世的预言，只不过被编入了这一套史诗。”

樱子略有所思，“《圣经》中记载了末日四骑士，各自代表着人类被征服、遭受战争、饥荒瘟疫、死亡和灾难，这些预言的来源，按照你的逻辑，也有可能是万年前的先知留下的只言片语。”

大吉点了点头，“如今再来看这些预言，先是AI与人类的战争，然后便是核爆炸，接着是被征服，死亡、瘟疫、饥荒随之而来，人类的灾难重重，连绵不绝。”

索南听得晕晕乎乎，“可我们该如何打开这道门？”

和尚的手触摸到了一个鼓起的圆形石球，他微微用力，石球便随着他的手掌转动，发出格格响声。

伴随着声响，石门中心逐渐凸起一块“石砖”，和尚抽出石砖，索南这才看到，石砖厚度约有十厘米，长度三十厘米，宽也是三十厘米，立起来之后，能看到它内部竟然是一个由青铜齿轮组成的复杂机器。

“这是钥匙。”他将内面转过来，另一面像是一块钟表的表盘，画满了刻度，还有着密密麻麻的符号。和尚的手转动后面的齿轮按钮，表盘上的圆形刻度便开始移动。

樱子看着那石砖内部的齿轮，歪着头道：“是安提基特拉机械。”

和尚颌首点头：“我研究数十年，也只是猜到让表盘上的刻度、以及类

似星体运行的轨迹达成一种组合，或许才是打开石门的钥匙，没想到施主一看便知它的来历。”

樱子迅速分析了石砖内部的齿轮结构，了解到了齿轮与对应星体的自转周期和运行轨迹，她以当下的星体位置作为参考，输入了一组太阳、月亮、水星、火星、金星、木星、土星当下位置转换成的数据刻度。

她将石砖推向了石门。

大和尚谨慎地托着这块石砖，小心翼翼的对准了方形孔洞，缓缓地推入。

静静的等待，空气在石洞中游走，火苗哗啦哗啦地回应着风的挑逗。

大吉的眼睛盯着两块巨石的结合之处，几乎放出电光来。他回望自己的青春，自己的一生，都穷尽在这神秘的洞穴中，巨大的石门之上。他知道自己垂垂老矣，油尽灯枯，他毕生的愿望，只希望能看着自己视为珍宝的推断，能实证在自己的眼前。

执着呀……执着……

他披着和尚的外衣，却做了一生与出离无关的事业，这到底是对，还是错？

喀啦……喀啦……

低沉的声响，从石门内部传出，在山洞中久久回荡，将妄念纷飞的大吉唤醒。

大门完全打开了。

“千年的传承，我是何其幸运……”他一脸满足，“使命业已完成，后面的路，便没我什么事了……”

他笑了，盘腿又坐回他入定之处，闭上了眼睛，垂下了头，眼角泪痕尤在。

“大吉师父？”索南跪倒在地。

大吉没有回应，索南仿佛看见一道彩虹从面前这位老人的身体里漾出，飘飘荡荡，在黑暗的通道里徘徊、招摇，缓缓渗入石壁，与神山融为一体。

樱子迈步进入石门，她听见了索南的哭泣，又转过身，望着大吉光秃

秃的后脑喃喃问道，“他是个Ai吗？”

“仙女菩萨！”索南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伤痛，“你带上我一起去罢！”

樱子看向索南，“你自己一人回去，一路上没有雪狼雪豹，更没有夜叉和妖魔，估计走一天便下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这和尚说的对，他的使命完成便走了，你的使命是照顾你的奶奶，也该走了；而我的使命，是去寻找那充满噩运的镜子，所以，我也该走了。”

“可是我……我不想和你分开！”

樱子迈出几步，转身回望他，一脸的平静：“那你便在家里等我，若有个铁臂人来寻我，你便告诉他我的去处，数着太阳照亮山谷的日子，十五次日出之后，我会出来。”

樱子刚要转身，索南抓起火把递了进去：“你拿着！”

她右脚的白鞋子踩上第一级阶梯，“火把对我来说，没用。”

“就当……就当是我还陪着你，我怕你孤单。”

樱子头也没回的向上攀登，转瞬身形便模糊成了影子。

“我脚下有路，没有孤单。”

第一章 拼图大陆

1

盥洗室里水汽蒸腾，我抹去栖息在镜子上的一片水雾，恰好露出一双眼睛。眉间什么时候皱成了核桃皮，连自己也不知道。

左手以双目为中心，擦掉四周的水渍，濡湿的短发和长方的面孔显露出来。

中指空空，少了一枚镂着樱花的戒指。

镜中之人如此陌生，像是下雨天透过公共汽车的车窗玻璃，望着公交站牌之下与我对视的路人。

童年时期的记忆比镜面还模糊，那群老兵说，镜中人的相貌与他的父亲程成，有着几分相似。他们说这话时，脸上洋溢着激动与喜悦，我心内却茫然又尴尬，只能安静地赔笑，连点头认可也不敢。

一个人拥有财富、名声和地位，并不值得艳羡和嫉妒。这些身外之物，在如今连第二天的命都不可保证的年月里，尤其显得落寞寡淡。我只会羡慕那些能把当年往事记得恍如昨日之人，就像那群老兵，他们有着连作为儿子的我，也没有的关于父亲的记忆。

镜子里的人脸越发清晰，脸颊两侧的水珠从镜面滑落，我顺势抹去，

赤裸的上半身显露出来。

还在看吗？

我不知坐在对面的人，是个男人还是女人，如果是女人，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态。会脸红？会害羞？还是，期待着我向后倒退几步，将盥洗池挡住的部分，也大方地展示出来。

我可真蠢！谁知道盥洗池下部，是否也有着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大概有的，就如镜面中的摄像孔一样，一直就在那里，肆意地享受窥视的快感，从新鲜到麻木。

小腹两侧的伤疤，已经被处理得干干净净。任谁也想不到，就在数月之前，有人于此插入两根吸管，随着一声声坠落，十四颗肾脏被吸入真空包装。

伤疤被处理干净，可那段在蓝天巡航的日子却没有抹去。张颂玲的脸红，丁琳的忧伤，囚徒们的期望，他们对自由和胜利的憧憬，历历在目……

记忆就是生命存在的证据，有人为我保留了这段记忆，证明我曾经活过。

拧开水口，水滴哗哗四溅，像是在我的身上点上了一颗颗透明的痣。我看着水涨满半个池子，伸手进去，冰凉，我将水撩起来，拍向脸颊、脖颈、肩膀和胸膛，冷水沿着热水滚过的轨迹，向下滑落。

水越冷，心就越烫。

还在看吧？舍不得放过哪怕一个细节？那就看吧，看吧，让你们看个够。我不想让你们看见的，会尽数镂进你们的墓志铭。

床上的女人睡得深沉。

她的眼镜放在一旁的百页书上，瘦削的瓜子脸慵懒地歪向外侧，恰似刚刚看完书便入睡了一般。我下身裹着浴巾，赤裸着上身，坐在了她对面的椅子上。

他们的眼睛似乎正盯着我的后背，当然，我右前方墙角的几粒尘埃之中，或许也隐藏着纳米级的监视设备。

我轻轻抚了抚床上女人眉间的细纹，尽管睡得很熟，可眉间蹙着，眉尾低垂。我将被单掖入她的双臂下，盯着她胸前薄被的起伏。

我必须适应这位陌生的“妻子”。

在这个以生命为筹码的角色扮演“游戏”中，我扮演的不仅是她的丈夫，还是一名战争屠夫，我们的女儿就死在我所指挥的战役之中。艾丽斯的照片就半压于枕下，我轻轻将照片伸出来，逼着自己眼睛里溢出懊恼和悔恨——照片里这位陌生的“女儿”刚刚五岁，她怀里的毛绒熊玩具是我送给她的，还是妈妈？不知他们给我的记忆是如何设置的，以后交流起来，必须回避。

看她笑得那么开心，大概是父母都在对面吧——我和床上的女人都在对面。

生命里忽然多了一位充满仇恨的妻子，以及一个死去一年的女儿，这个新的身份，不需要适应，必须直接接受。

但我依然扮演了父亲程成，五朵金花，空军将领，一点没变。与上次在夸父农场服刑不同的是，他们改变了我的家庭关系，没了小复和小雪，没了那个远在天边，只能通过网络信号互诉思念的“妻子”雪华。

智人管理局这回把妻子安排在我的身边，制造了一个看似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堪称百年前，当时的联合国让以色列于中东复国一般。管理局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是妄图通过这个女人——不，姜慧，我的妻子——通过她来消磨我的心力，令我没有闲暇考虑什么“越狱”的事。

或许，她也是一个监督我的间谍，就如第三人一样，我差点就栽在这机器人的生日密码测试之上。

我将艾丽斯的照片放在了姜慧的枕边。她呼吸短促却均匀，女儿死后，她可能很久没睡得这么踏实了吧。第三人到底用什么方式令她昏迷？是药物，还是电击？

我轻轻伏在她的胸口，不想让眼睛察觉到我心态的变化。

“船长，晚上好！”第三人正坐在一屏闪烁的蓝色数字之下，头也不回地向我打招呼，后脑那蓬松的金发里，似乎也长着一双湛蓝的眼睛，

“即将抵达新大陆，进入许可已经通过，正在等待导航船引路。”

我裹着浴巾步入导航台，坐在了船长的座位上，轻轻地嗯了一声。农场前方的两道巨大光柱照入幽幽海洋，偶尔有一群深海鱼游过，却看不到近海的大陆架。穹顶玻璃一片茫茫的黑色，虽有微微淡蓝的弱光，我却不能肯定这光芒是否来自农场前方光柱在水中的衍射。

“还有多远的距离？”我看着一侧的咖啡机，盘算着新大陆是个什么鬼地方。

第三人将头转向我：“报告船长，我们马上抵达。”

“我问你还有多远？你为什么回答‘马上抵达’？难道我不知道马上就抵达了？马上是多远？”

第三人蓝色的眼睛眨了眨，似乎正在寻找着数据，转瞬就将答案告诉了我：“20海里。”

“咖啡。”

第三人下身的轮子发出嗡嗡的声响，整个身体就向咖啡机平移过去。

“报告船长，现在是凌晨，为了不耽误您第二日的工作交接，我建议您不要饮用咖啡等易兴奋神经的饮品。”

“那你说我该喝什么！”我语气中毫不客气，适时亮出船长的威严。程成是军人出身，崇尚令行禁止；程复是个软蛋，崇尚的是与人为善。

现在，我是程成。

“咖啡！”我加重了语气。

“报告船长，我根据您的需求，向您推荐300毫升温热牛奶，如果您同意的话，我现在就去制作。”

“你是在暗示我，我就是个吃奶的孩子？”我要让眼睛们看到我对第三人的不满，因为我的妻子姜慧莫名其妙地晕倒在了导航台，如果它是个真人，刚才我就不该说话，应该直接上去踹他一脚。

第三人眨了眨眼，面无表情：“根据您的体貌特征以及数据库中的信息，我可以肯定，您是个31岁的成年男性。”

这股笨劲儿一直没变，如果这样，倒也让人放心。我佯怒道：“我自己不知道？用你这笨机器提醒我？”

“可是您在37秒之前，曾向我求证，您是否是个吃奶的孩子。”

我以手扶额，心中却因它的愚蠢而暗自庆幸：“够了，够了！我去外面，淘杯海水喝，懒得听你聒噪！”

“船长，作为您的助手，我必须提醒您两点，”它一本正经，语气不带任何情绪，“第一，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中度深海，水压巨大，为了您的生命安全着想，我不建议您私自下船；第二，海水不可直接饮用，您如果直接饮用海水，会有很大概率导致中毒。”

“你这情商低得可以。”

“船长，您说我的情商低，我并不认可。”它的蓝色眼球直视我的眼睛，嘴角有一丝向上的弧度，看起来像个极有修养的绅士，准备开启一番真理与正义的辩论，以帮我纠正自据偏颇的看法，“实际上，作为任务型机器人，我根本不需要情商模块，所以我不是情商低，而是根本没有情商。但是，为了与船长和领航员达成工作默契，我自身又具备情绪计算系统。不过，截至目前，制造商已经收到多艘夸父农场船长的意见反馈，建议升级我的情绪计算系统，记录显示，其中，一艘夸父农场上的我，因加重了船长的抑郁性疾病，导致船长自杀未遂。”

我非常理解那位船长的感受：“如果你不想让我也自杀的话，那就闭嘴吧。”

“好的，船长。”说着，它的轮子又滚回了工作台，专心审视屏幕上的各项数据。

我起身来到咖啡机旁，才将杯子放到出水孔下，第三人的声音又从身后传来：“报告船长，现在是凌晨，为了不耽误您第二日的工作交接，我建议您不要饮用咖啡等易兴奋神经的饮品。”

新大陆近在眼前，但我却完全无法感知这块大陆的形状，夸父农场也没有上浮，难道所谓的新大陆只是一个岛屿？如果登陆岛屿，为什么要在洋底潜行？

我双手握着咖啡杯，仰着头望着深蓝墨水般的上空，一群打着灯笼的鱼缓缓地游过，像是夏夜萤火虫，几只海星伏在玻璃穹顶，不知是从哪里

开始搭的便车。

忽然，雷达图上出现了两个蓝色点子，第三人道：“报告船长，新大陆的领航船已经抵达，他们向我船发出邀请，是否跟随？”

我又能说不跟随吗？

智人管理局真是多此一举，明明将我监禁起来便可，非要研究一种记忆服役法，把我的记忆清空，注入他们编写的父亲的记忆，以此惩罚父亲对Ai犯下的罪过。

如果从效率角度来说，第三人自己可以胜任所有任务，而且从不拖泥带水，完全没有必要让几个活人陪着它玩你问我答的低级游戏。

“跟着，给我跟紧了！”

夸父农场N33开始排水下潜，我装作老熟客的模样，背着手走到工作台前，悠闲地喝着咖啡，看着农场渐渐向斜下方开去，忽然，头顶一暗，一股巨大的逼仄感如泰山底座一般压了过来。下潜也到此为止，伴随着夸父农场恢复正常行驶，我看见光柱的上方，出现了一块平整如钢铁或是黑色石头材质的顶部——原来，夸父农场钻入了一个黑色的、巨大的物体的下部，这东西具体有多大我无法感知，夸父农场追随着两艘领航船又行驶了35分钟，才通过一个方形的入口开始上浮。

内部有光。进入这块方形的空洞，夸父农场上的压力好像瞬间被释放了一样，压力表的数字急速下降，伴随着船体上升，头顶的光芒也越来越亮，我仿佛看见了几十盏耀眼的白炽灯组成的灯光矩阵照耀着我，一根根光柱垂直插入深水中，巨大的长着胡须的扁头鱼从这个光柱出现，消失，又在另一根光柱里穿过。随着上升速度加快，“白炽灯”逐渐变大，待我看清，却发现它们并非灯光，原来是一个个的圆形孔洞，光芒是从孔洞中照进来的。

一个机械冰冷的声音传来：“夸父农场N33，组合坐标：N33、E81，现在请释放船长权限，交由塔台控制。”

第三人道：“船长，塔台要求您交出船长权限，是否确认？”

“确认！”一个犯人的权限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过了十几秒，机械冰冷的声音答道：“已收到权限，夸父农场N33允许

组合。”

第三人双手离开键盘，交叉放在胸前，后背坐得挺直，转头向我道：“船长，我可以休息了。”

一个孔洞正好停进一艘夸父农场，夸父农场的长宽接近十公里，这里有近百个孔洞，地盘巨大无比，一眼望不到边，估摸着有一万平方公里，那就是两个大型城市的大小。

这就是新大陆？是谁在海底建立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基地？

等N33的四角严丝合缝地顶在孔洞边沿之后，孔洞四周的铁壁水中忽然伸出八条铁臂，分别连接了农场的四个方向，把夸父农场挤在中心。同时，导航台和农场的穹顶浮出水面，上面灯光晃眼，我还没看清上面有什么，就听见下方传来巨大的压力排水声，夸父农场N33底部的圆形入口关闭，农场已经被完全隔离于海水之上，高压抽水泵迅速将海水排干净。

靠近导航台的两道机械臂在两侧拧了几个开关，我只觉导航台微微一晃，铁臂就扎入导航台两侧，将长达百米，宽三十米的导航台和船员生活区卸离了夸父农场的船体。导航台逐渐升高，我看见另外六道机械臂轻松地将农场巨大的穹顶拆卸下来，然后举起船体，向右侧的一片大陆并了过去。

上方一片光明耀眼，一轮明月竟然挂在空中，但这绝非月亮，而是一轮仿造成月亮的球形灯。

船上的动物仿佛遭遇了地震一样，都伏在地表不敢动。任由着巨大的机械臂将他们抬走，人工河流没有了穹顶玻璃壁的遮挡，河水倾泻而下，但这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十秒之后，河水就流入了一条干枯的河流，船体与旁边的陆地拼合在了一起。

旁边的陆地像是一片非洲草原，上面一只巨大的不知名的猛兽正伏在干涸河道旁的草丛里舔着自己的幼崽，它被N33大陆的撞击吓得陡然跳开。然后，河水就咆哮着涌了过来，猛兽叼起自己的幼崽，迅速逃离开了。

随着导航台越升越高，我逐渐看清了大陆的一部分，我目测眼下这整体大陆将近有百个夸父农场N33大小，N33长宽各十公里，已然巨大，可如今就像是一张庞大拼图中极小的一块。